

日知錄集釋

冊二



日知錄集釋卷三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

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

也爾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原注  
十八篇爲正經

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

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

於爾而亦謂之爾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

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

入樂者也

原注王之變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

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爲幽

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

是宣王之變大雅瞻仰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

雅正義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

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今按以變雅而播之於樂如衛獻公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是

燕也全氏曰古未有詩而不入樂者特宗廟朝廷祭祀也是以吳札請觀於周樂而奏之以觀民風是亦樂樂而何古者四夷之樂尚陳於天子之庭況列國之風乎亭林於是乎失言况變風亦概而言之衛風之淇澳鄭風之緇衣齊風之雞鳴秦風之同袍同澤其前儒申毛先生誤作申公毛公十月章箋云刺厲王中未嘗無正聲是又不可不知也汝成案釋文止云正用魯詩說見漢書谷永傳注則申毛樂記子夏對云者當是申毛之義非申公毛公也

魏文侯曰鄭音好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失而鄉鄘以下則太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之所有也但据程大昌之辯則二南自謂之南而別立正風之目者非原注大昌字泰之孝宗時人著詩論一十七篇朱子當日或未見楊氏曰泰



卽鹿鳴燕羣臣清廟祀文王之類亦指作詩之意而言其奏之爲樂偶與作詩之意同耳敘自言詩不言樂也意歌詩之法自載於樂經元無煩敘詩者之贅及樂經今已不存則亦無可考矣集傳於正雅諸詩皆欲以樂章釋之或以爲燕享通用或以爲祭畢而燕或以爲受釐陳戒俱以詩之相似億度而爲之說殊不知古人用詩於樂不必與作詩之本意相謀馬端臨文獻通考論之甚悉如射鄉之奏二南兩君相見之奏文王清廟何嘗以其詞哉況舍詩而徵樂亦異乎古人文之詩教矣朱子嘗僉陳體仁書言詩之作本以言意非爲樂而作斯語甚當及傳詩則傅會樂章以立義與己說相違不可解也汝成案陳氏雅南說云文王世子胥鼓南鄭氏釋爲南夷樂左傳南籥杜氏以爲文王樂俱不云二南又後漢陳禪傳引詩云以雅以南韻任朱離注引韓詩云南夷之樂左傳南籥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又言毛詩無韻任朱離蓋見齊魯詩卽語觀之薛君南義旣同而齊魯詩復列於四夷樂名可見南爲南夷古義皆然則程氏說益無據

## 四詩

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爾謂之爾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原注據周禮篇章而非風也南爾雅頌爲四詩而列國

之風附焉此詩之本序也

原注宋程大昌詩論謂無國風之自然禮記王制言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卽謂自鄙至曹十二國爲風無害楊氏曰泰之云詩之有風其原誤于左氏荀氏非所疑也

### 孔子刪詩

孔子刪詩所以存列國之風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猶古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季札聽之以知其國之興衰正以二者之並陳故可以觀可以聽世非二帝時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風有貞而無淫有治而無亂也文王之化被於南國而北鄙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詩尚存而入夫子之刪必將存南音以繫文王之風存北音以繫紂之風而不容於沒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刪志淫風也叔于田爲譽段之辭揚之水椒聊爲從沃之語夫

子不刪著亂本也淫奔之詩錄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風之甚也一國皆淫而中有不變者焉則亟錄之將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鷄鳴相警以勤生也出其東門不慕乎色也衡門不顧外也選其辭比其音去其煩且濫者此夫子之所謂刪也後之拘儒不達此旨乃謂淫奔之作不當錄於聖人之經是何異唐太子宏謂商臣弑君不當載於春秋之策乎原注舊唐書高宗諸  
子傳黃氏曰鈔云國風之用於燕享者惟二南而列國之風未嘗被之樂也夫子之所言正者雅頌而未及乎風也桑中之詩明言淫奔東萊呂氏乃爲之諱而指爲雅音失之矣

之篇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蓋亦邶詩雄雉于飛  
之義牽牛織女意仿大東兔絲女蘿情同車牽十九  
作中無甚優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嚴爲繩削雖矯  
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芟落使徐  
庾不得爲人陳隋不得爲代無乃太甚豈非執理之  
過乎錢氏曰四朝聞見錄云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  
去序文以形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  
所陳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形  
管與三代之學校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所未安  
獨藏其說不與考亭辯考亭微知其然移書求其詩  
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門辯無極又與陳同父  
爭論王霸矣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  
人學子講義今皆毀之矣蓋不欲佐陸陳之辯也

何彼穠矣錢徵士曰傳穠猶戎戎也按說文穠衣  
厚兒引此詩石經同韓詩作戎按說文穠衣

無戎

山堂攷索載林氏曰二南之詩雖大概美詩亦有刺  
詩不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據何彼穠矣之詩

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攷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原注洪氏容齋五筆曰春秋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王姬歸于齊莊公十一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桓公之三年又書王姬歸于齊莊王爲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卽襄公桓公二者必居一於此矣說者必欲以爲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乃以平爲平正之王齊爲齊一之侯與書言寧王同義此妄也原注毛氏傳平正也武王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按成王時齊侯則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是甥舅爲婚周之盛時必無此事逮成王顧命丁公始見於經而去武據詩人欲言其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笄之女矣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雔王姬之車詩人若曰  
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車胡不肅雔乎是  
譏之也按此說桓王女平王孫則是其曰刺詩於義  
未允蓋詩自邶鄘以訖於檜曹皆太師之所陳者也  
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詩則用之爲燕樂用之爲  
鄉樂用之爲射樂用之爲房中樂而鼓鍾之卒章所  
謂以雅以南春秋傳所謂象箇南籥文王世子所謂  
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  
二南之遺音而聖人附之於篇者也且自平王之東  
周德日以衰矣麥禾之取繻葛之戰幾無以令於兄  
弟之國且莊王之世魯衛晉鄭日以多故於是王姬  
下嫁以樹援於强大之齊尋盟府之墜言繼昏姻之  
夙好且其下嫁之時猶能修周之舊典而容色之盛

禮節之備有可取焉聖人安得不錄之以示興周道  
於東方之意乎原注春秋襄十五年書劉蓋東周以夏逆王后于齊亦此意

後之詩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後之儒者乃疑  
之而爲是紛紛之說是烏知聖人之意哉或曰詩之  
所言但稱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婦有四德而容其一  
也言其容則德可知矣原注說苑引書五事一曰貌  
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  
姣好也故碩人之詩美其君夫人者至無所不極其  
形容而野麿之貞亦云有女如玉卽唐人爲妃主碑  
文亦多有譽其姿色者原注洪氏隸釋載郭輔碑云  
有四男三女咸高賢姣麗漢魏間人作已如此豈若宋代以下之人以此爲諱而不道乎  
夫婦人倫之本昏媯王道之大下嫁於齊甥舅之國  
太公之後先王以周禮治諸侯之本也詩之得附於  
南者以此舍是則東周以後事無可稱而民間之謠

刺皆屬之王風矣況二南之與民風其來自別宣王之世未嘗無雅則平王以下豈遂無南或者此詩之舊附於南而夫子不刪要亦不異乎嚮者之說也

何彼穠矣以莊王之事而附於召南其與文侯之命

以平王之事而附於書一也

江氏曰東遷後之詩何以不入王風而入召南于

其以此詩爲有王者之化異于黍離諸篇故特附之召南歟于

### 邶鄘衛

邶鄘衛本三監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統於衛矣

采詩者猶存其舊名謂之邶鄘衛

原注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

周旣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

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

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

於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雷氏曰周書

克殷曰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作雒曰武王克殷乃

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

殷俾監殷民孔晃于立祿父注云封以鄭祭成湯又



其分監之地卽邶鄘衛是也其所封之國則管蔡霍  
是也邶鄘衛皆武庚之封士其國都則近邶武王使  
三叔處此者王封祿父爲上公上公九命作伯古制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蓋待  
以勝國餘孽必監之以防其蠢動也迨成王立三叔  
曰及武庚畔周公不得已而東征于是殷之國土命康  
叔及中旄父尹之後乃悉封康叔詩譜謂武庚誅後  
更建此三國以康叔爲之長後世子孫并彼二國此  
不然也左傳季札觀樂爲之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  
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以邶鄘屬之康叔則  
康叔時已有邶鄘可知聖人于變風首列此者見此  
三地後雖康叔之國前實武庚之封所以著武王周  
公之于殷大公至正無私天下之心無如武庚三叔  
變而不善淪胥以士此所以名寓其義而卽以風示  
後之不靖者又曰殷商以前河內無衛名衛本殷之  
漢書郡國志水經河水注武王克殷命百弇以虎賁  
伐衛滅之見周書世俘篇始邑管叔于此故周書曰  
建管叔于東蓋殷畿千里凡在東河以外者通謂之  
東周公踐殷墟降辟三叔始命康叔宇

邶鄘衛者總名也不當分某篇爲邶某篇爲鄘某篇  
爲衛分而爲二者漢儒之誤以此詩之簡獨多故分

三名以各冠之而非夫子之舊也

原注觀小雅六笙詩毛公頗有升降

黍離之篇毛公以爲王齊詩以爲衛則知今詩之文序多出於漢儒也新序黍離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

而作攷之左氏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爲之

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

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而襄公三十一年北宮

文子之言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詩今爲

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衛是知累言之則曰邶鄘

衛專言之則曰衛一也猶之言殷商言荆楚云爾意

者西周之時故有邶鄘之詩及幽王之士而軼之而

大師之職猶不敢廢其名乎然名雖舊而辭則今矣

原注若據漢書言遷邶鄘之民於雒邑則成王之世

已無邶鄘魏源曰左氏載季札觀樂爲之歌邶鄘衛

日美哉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三  
名一實連而不分視爲之歌唐爲之歌魏判然二國  
者殊例是邶鄘衛之不可分猶曰殷商曰荆楚故北  
宮文子引今邶風柏舟威儀之語以爲衛詩毛公故分

符一國爲三蓋徒因簡編遇大而未念其名實之不相  
此異左傳者一也劉向新序以黍離爲衛壽閔兄  
膏肓述何彼穠矣不以平王爲平正之王則是東周  
平王之詩而不當次諸二南之後矣此異三家者二  
也國風之例凡采風觀民各從其所得之地不從其  
刺魯莊則繫之齊乃縉衣爲周人美鄭武公爲卿士  
所詠之人故木瓜衛人美齊桓則繫諸衛猗嗟齊人  
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鄭公者以取其國而遷鄭焉  
之詩何以不繫之王而繫之鄭考公羊傳古者鄭國  
而野留莊公死祭仲將往省于留云云此卽鄭桓公  
寄孥與賄于鄭而得其國旋以留爲下邑而王風卽  
中麻彼留子嗟之詩所爲作也卽中與縉衣之詩  
皆鄭桓公爲王朝卿士時小惠要結周民說而歌之  
旣皆畿內民風自當同列王風之末故魯詩以大車  
爲哀息君之詩正以鄭息同爲畿內之國故與其爲  
繫之王一繫之鄭旣乖民風各繫本國之例且因此  
周人所詠之詩同殷乎王風毛以卽中縉衣二詩一  
知遂并大車卽中麻之詩凡爲周民詠鄭息者皆不  
所指何事離之兩傷較然明矣此異於魯詩公羊不  
者三也

邶鄘之士久矣故大師但有其名而三國同風無非  
衛人之作檜原注左傳作卽之士未久而詩尚存故別於鄭